





淮南鴻烈解批評序



不佞得請臥田間日從友人鹿  
門子品隲百氏兩京諸家言班  
馬成信史不朽於春秋而淮南  
安當建元右文之餘亦集賢豪



今局列館剽莊列百家間持一  
意浩蕩汪洋媿之千百言乃  
已自玄黃剖判靡不究極根  
莖蓋詳哉其言之也即疇曠  
目批根之輩錯出不雅馴而

里走第脾使聽者譴為希聲  
不忍棄去則句櫛之字縷之  
從其腠理批卻導窾歸於正  
途則詳糴贅行固博士之符  
券也鹿門從子一桂故嗜書



業已訂淮南鴻烈解行海內  
而鹿門子猶病其六畧載取  
批評續之句若櫛字若縷不  
啻設左右翼而導之前茅也  
安鴻烈其說固曲學者添毋

能為吾儒重而自有鹿門子  
之評則馬班氏外未必非亞  
旅云餘之曰水經中水經不  
及人臨海櫻寧子敬所王宗

沐撰



淮南鴻烈解總目

原道訓

俶真訓

天文訓

地形訓

時則訓

覽冥訓

精神訓

本經訓

淮南總目





主術訓

繆稱訓

齊俗訓

道應訓

汜論訓

詮言訓

兵畧訓

說山訓

說林訓

人間訓

修務訓

泰族訓

要畧訓



淮南所著其  
言不盡錄一  
人即此篇兼  
括道術事情  
最為龐雜然  
梗概大都襲  
老莊道之窾  
卻則性命道  
之得手處則  
無為其文爛  
焉如錦

淮南鴻烈解卷一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幙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河。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



以上先極言  
道之大而微  
妙非至人不  
能得

無為為之二  
句一篇關節

張賓王曰閑  
富

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太古二王。得道  
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  
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  
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  
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  
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  
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姬  
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

張賓王曰氣  
如河決

二皇得道而  
神與化遊以  
撫四方儘力  
摹擬愈有生

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暇。父無  
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  
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  
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飛螻動。待而後  
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  
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  
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  
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  
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



色不厭其詞  
之複

馮夷大丙得  
道故其御自  
超車馬策鍛  
之外

張賓王曰語  
語貴  
得道之大夫  
夫恬澹無思  
慮正是無為  
天為蓋地為

輿四時為馬  
陰陽為御乃  
黃白冲舉之  
秘術也其言  
恍洋不羈可  
為達者道

張賓王曰文  
陣雄厚  
前云泰古二  
皇得道之柄  
此又云執道  
要之柄柄者  
何無為耳已  
即鏡水不設  
智故而方員

可為象兮。况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  
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  
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  
扶搖拵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闔。鑰  
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  
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  
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

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  
於霄霏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  
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  
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  
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  
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  
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夫鏡  
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



曲直弗能逃  
以見達於道  
者不必有為

張賓王曰此  
段用樂記而  
稍改之遂不  
逮其精簡

大夫夫恬澹  
得道之妙至  
此而極

即兩喻句法  
變幻不同

釣射之具與  
其人俱得矣  
猶不能與網  
羅者競可見  
任小數之不  
如大道

此見機心之  
不可為治

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而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者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嫖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蝓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二句本旨

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號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籌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

又從喻上轉  
 若纒九  
 張賓王曰無  
 一語不鮮貴  
 真所謂字直  
 千金  
 錯綜天地萬  
 物民居土俗  
 一一有自然  
 之性聖人所  
 以事所謂無  
 為而合乎道  
 德

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負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鷂搏鷲。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



張賓王曰何  
其快適  
惟民俗因土  
故聖人因民  
此非達於道  
者不能

窟穴禽獸有苑。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甸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冬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綰不絳。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徒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

天門天解天  
機俱道也老  
氏所謂同出  
而異名

以上無非說  
人之不如天  
處至此總明  
白揭出之耳

爲枳。鷓鴣不過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



爭利者必窮  
是以古之聖  
人以不爭致  
治

張賓王曰此  
段亭亭奕奕

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碁年而田者爭處堯塿。以封壤肥

讀之肯人

饒相讓。釣於河濱。碁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



守其根守其  
門即前云得  
道之柄

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  
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  
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而事  
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  
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  
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  
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  
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

名言也。殺是  
老氏宗旨

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  
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  
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  
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  
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  
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  
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  
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  
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



按先後一段  
議論亦本老  
氏知雄守雌  
之旨

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錚之與刃。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

奇語

以下極力形容水處正是說至德

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

張賓王曰鋪張水之至德



極甚宏麗

張賓王曰高  
華

借水極形容  
至德而後實  
以老氏之言  
讀其文可想  
見清淨無為  
之妙  
此淮南原道  
本來面目

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貞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

物之有音有  
形俱道之一  
為之故下遂  
言一之能生  
萬物



無形無聲無味無色俱所謂一而至其變化不可窮則誠上通九天貫九野矣

穆忒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

數句一篇做手工夫

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

張賓王曰語語貴  
喜怒好惡憂悲嗜慾俱清



淨之盡至人  
能進道之功  
蓋胸中逐一  
然透畧不為  
所震撼此其  
聽天下若背  
風而馳

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墮。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韜。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過。處

大而不窳。其覓不躁。其神不媿。湫澁寂寞。為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粉糝。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



張賓王曰洗發精神

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鷓鷄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聖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曜不忻忻。其為悲不惛惛。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

張賓王曰不獨光華璀璨說透人情令人爽然自失

非深知至德之樂不能說得如此快人沉而悟之可涉釋氏真空境界

以下言失其得而不樂者由其不得於中所以不得

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



於中者由不能反諸心性蓋心性即前所為一此教人入道之扁鑰也

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

許由之能遺天下者由其能自得此自得者蓋得道之人也

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



在齊民處樂  
則易酒處憂  
則易懟而得  
道之聖人則  
不失所以自  
得

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溔海裔。馳要褻。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即竒麗。激珍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酒。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

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灑灑。浸潭菰蔣。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

得道者能齊  
憂樂由性命  
之情處其所  
安至後終以  
形氣神剖出  
性命來



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  
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  
故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  
不傾。新而不助。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  
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  
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  
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  
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

歸本之言

張賓王曰自  
此至篇末俱  
以養神守氣  
為主轉說轉  
透足恭微言

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  
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  
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  
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  
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蠅  
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  
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  
能視。聾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姓可屈伸。察能分白  
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

此慎守形氣  
神之利



此狂者不慎  
守形氣神之  
害

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垆。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

張賓王曰名  
言  
此貪饜者不  
慎守形氣神  
之害

張賓王曰徹  
底精神  
論至道而結  
之以形氣神  
此長生久視  
之左道也至

終身運枯形於連嶺列埒之門。而躡踏於污壑穿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饜多欲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



如委衣發機  
則尤老氏宗  
旨

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  
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  
應○

張賓王曰此篇以虛無無為為宗而善因善一處後處柔皆其發  
幹抽條處結歸於精神之恬夷是鴻烈之極有局者其文蔚焉如  
繡

又曰文之品貴者庀材未閎華鮮者抽思未徹至如原道一訓百  
斛明珠千箱雲錦煥焉充斥炫目駭心其入玄奧處往往直叩中  
扁幾無剩旨

淮南鴻烈解卷二

倣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  
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  
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  
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  
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續紛龍菴。欲與物接。而  
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

此篇眼骨專  
重養神以體  
道而尤必遇  
至德之世而  
後可行多勤  
馬蹄胠篋諸  
篇而雜以吊  
詭之談與參  
同契蓋相接  
武



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仿佛。氣  
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  
青葱苓蘆。萑蘆炫煌。蠓飛螻動。跂行喙息。可切循把  
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  
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  
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  
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

前借莊生語  
立論而釋之  
止此

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  
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子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  
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  
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  
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  
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一範人  
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  
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爲鳥而飛於天。寢

喻意懇切語  
氣如游龍



亦本莊生齊  
死生之說來

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滑鈍憊。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於前後。若周負而

言善養形者  
須先養神

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旣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捨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

含哺鼓腹景  
象正善養神



者

真人所以不  
解構人間由  
其得一之道  
故如下文所  
云

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  
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  
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  
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  
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  
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  
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紀條貫。  
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  
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

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  
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  
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  
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  
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  
術。提挈人間之際。揮撻挺捫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  
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環瑋之道。忘  
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中徙  
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聰明。而



真人惟遊於  
形之外故其  
神定如此

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  
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  
登千仞之谿。臨煖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  
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  
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  
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  
變。雖以天下之大。易箭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夫貴  
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  
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糲。處玄冥

結前得一之  
道一段

而不聞。休於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  
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  
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  
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  
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  
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  
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  
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  
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



此正道出一原之故

羣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垓之宇。寂漠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於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

墨揚申商於治道各有所偏由其不達同異之理

張賓王曰扶玄洞幽詞采扶踈譬喻精切

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揚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踴躍於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



喻上轉喻如  
九層之臺

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蓀。遼巢彭。淠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

生於有一句  
儼真本肯

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壅。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捫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蟲適足以翱翔夫。與蚊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



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  
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  
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  
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  
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媮掩萬民百姓。使  
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  
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

非詆仁義與  
下犧尊溝斷  
之喻俱祖莊  
生蓋其意惟  
欲養神而得  
其本性

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  
識。芒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  
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  
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  
鏤之以剖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鏘鮮。龍蛇虎豹。曲成  
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此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  
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  
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為精求於外也。精有湫盡。而行



篇中多以聖人真人並言蓋溺於冲舉黃白之術者臣雷公四句具是畫箇虛無影子

凍者假衣暍者望風與無故求藥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者

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

素。夫人之事其神。而矯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於春。而暍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椌木色青翳。而羸瘡蝟眈。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際。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裏之者耶。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



伏羲氏以下  
凡四段其意  
謂遞降而衰  
摠欲及其虛

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  
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性。甘瞑於溷濶之域。而倚  
徙於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  
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  
羣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  
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  
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弄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  
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  
烈。而知乃始昧昧惛惛。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

無以成至德  
之世

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  
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提挈陰陽。搏捩  
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  
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能  
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  
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  
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  
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  
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



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備觚離跂。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攘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螻振繹物之毫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

俗世之招號  
名聲亦能損  
神故譽不勸  
非不沮則無  
虧

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



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蕪。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

張賓王曰讀  
其大冷然快  
心

應前用也假  
之於弗用

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翳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於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僇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則。



聖人真人與  
前與應搃不  
出養神一語

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  
民乎。誠達於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  
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  
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  
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  
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  
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  
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  
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扁天地之間。

此不養神而  
徒役肢體聰  
明之無益於  
治

而不窳。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  
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  
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  
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  
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  
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  
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  
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  
况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



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蚤蟲嗜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滌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樵。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

自憂患之來  
至此。總見神  
之易濁而難  
清。

前所謂有其  
世而能濟者

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



前所謂不遇  
其時身猶不  
能脫者

此至末旁引  
曲証並言體  
道之有係於  
世

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脚。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

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增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張賓王曰結  
處冷然







